

## 嵩山有座玄都观(下)

古往今来,以“玄都”为名的道观不少,嵩山玄都观就是其中一座。它地处洛阳与登封之间,李白曾随好友元丹丘在附近隐居,并写下千古名篇《将进酒》;欧阳修也曾从洛阳到这里访道,为观中留下一通诗碑……今天的嵩山玄都观,还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往事?

## 文忠公访道 长春子留名

□首席记者 张广英 文图

## 1 许道人,我跟你一起修道吧

在今天的颍阳玄都观中,一通古碑被人用砖墙围起来进行保护。

63岁的张松岳小心翼翼地拿掉盖板,明亮的光线照进围墙,古碑上的字迹清晰可见,原来是《欧阳文忠公诗三篇》。

文忠是欧阳修的谥号。这碑上刻的,是欧阳修赠给嵩山道士许昌龄的三首诗,张松岳称其为欧阳修诗碑。身为玄都观管理人员,他深知这通诗碑意义重大,因此要用围墙保护起来才放心。

欧阳修是“唐宋八大家”之一,在北宋文坛、政坛都很有名望。他为何会与许道人往来密切?这要从他与洛阳的缘分说起。

宋仁宗天圣九年(公元1031年)春,25岁的欧阳修来到洛阳,任西京留守推官,这是他仕途的起点。在这里,他和梅尧臣等饱学之士游山玩水,互相切磋,“日为古文歌诗,遂以文章名冠天下”。

在洛阳任留守推官的三年,是欧阳修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。他为洛阳城中雍容华贵的牡丹所倾倒,写了一部《洛阳牡丹记》,其中称:“天圣九年三月,始至洛……明年,会与友人梅圣俞游嵩山少室缙氏岭石唐山紫云洞。”梅圣俞即梅尧臣,石唐山又称石堂山,即玄都观北边的紫云山,那里正是许道人的修道处。

据《宋史》等记载,许昌龄字安世,有神仙术,隐居在颍阳石堂山的石室里。公元1032年,欧阳修与梅尧臣同游紫云山时,正值新婚不久,意气风发,大概没有多少向道之心。然而,后来他卷入政治风波,经历了人生坎坷,开始向往许道人闲云野鹤般的生活。

10年后,欧阳修路过洛阳,故地重游。此时不到40岁的他已是满头白发,再看到“伊川山水洛川花”,感慨“白发天涯逢此景”,旧游如梦。

诗碑上的《赠许道人》一诗中,他表达了同样的心情:“洛城三月乱莺飞,颍阳山中花发时。往来车马游山客,贪看山花踏山石……忽来顾我何殷勤,笑我白发老红尘。子归为筑岩前室,待我明年乞得身。”

当年的时光多么美好,如今我已成了红尘中的白发人。许道人啊,等明年闲了,我跟你一起修道吧!



玄都观中的欧阳修诗碑

## 2 丘道长,这里刻着你的名字

欧阳修诗碑为后人所刻,没有落款,年代不详。不过,这通诗碑的背面刻满了密密麻麻的文字,落款为大元延祐六年,即公元1319年。

“大元延祐六年碑被毁坏过,有些字认不清了,但大意还能看明白,是记述全真教的发展历程及一代国师丘处机的。”《颍阳镇志》主编王昭渠说,金元时期,全真教的祖师王重阳、教主丘处机等都曾在河洛地区活动。丘处机去世90多年后,很多地方的道教负责人共同立了这通碑,对他进行纪念。

拜金庸的《射雕英雄传》等武侠小说所赐,很多人对全真教及全真七子不陌生,其实,全真教与洛阳的关系,比人们想象的要密切得多。

金大定七年(公元1167年),王重阳创立融合儒、释的道教全真道(即全真教),并在山东收了七名弟子。两年后,他率其中的四名弟子西行,不料途中羽化于开封。

王重阳去世后,全真七子中的刘长生、谭长真、孙不二等来到洛阳,修真传道,各立门派,并先后羽化于此。至于全真七子

中名气最大的丘处机,嵩山崇福宫有通古碑,碑文上就记载了他在河洛地区传道的事情。

丘处机号长春子,20岁时拜王重阳为师,后来成了全真教教主。金宣宗贞祐二年(公元1214年),金朝一边向蒙古的成吉思汗求和,一边从中都(今北京)迁都南京(今开封),埋下了金朝灭亡的伏笔。就在这年秋天,山东爆发了杨安儿起义,金朝驸马都尉乌古论平叛不成,只好请丘处机出面,化解了这场迫在眉睫的危机。

金宣宗感激不尽,想请丘处机当国师。在今天的玄都观中,有一通刻于贞祐三年(公元1215年)的古碑,碑文印证了这一事件,并刻有“尚书礼部之印”等篆字大印8个,各路(省)隶字大印12个。不过,丘处机最终也没有答应。

成吉思汗也听说了丘处机的大名,想请他到自己身边。公元1221年,74岁的丘处机率弟子远赴西域,与成吉思汗会面并“一言止杀”,遂成一代国师。

嵩山玄都观留下了丘处机的名字,他与这个地方的渊源究竟有多深,还是个待解之谜。



贞祐三年碑拓片



「文忠遗迹」柱础

## 3 观中日月长,“文忠遗迹”存

嵩山玄都观曾于清雍正年间重修,其始建时间却尚无定论。十几年来,张松岳等人挖掘保护了一批碑刻,正是通过这些碑刻及有限的史料记载,人们才得以了解它的过去。

“历史上,玄都观又叫颍阳观、太虚观、重阳观等,在唐宋时期最为兴盛,占地面积有几百顷。明清之后,道观建筑多被拆毁,只剩下一座主观,里面的碑刻等文物也几乎丢失,毁坏殆尽。”张松岳说,20世纪90年代,他的堂兄张红匾开始寻找和挖掘古碑,尽力保护玄都观。

“这些碑从宋元到明清历代皆有,有些是从井台、水渠之类的地方挖出来的,多多少少都有损坏。那通贞祐三年的古碑看上去较为完好,是因为一直保存在地下。”张松岳说,当初怕那通古碑丢失,张红匾曾和他一起,挖坑将其埋了起来。张红匾去世后,他又将古碑找出,妥善保存,“这么多年,我为它真是费了不少心,有时连觉都睡不好”。

确实,用砖墙将欧阳修诗碑围起来,也是他的主意,这样虽不好看,但至少安全多了。

“欧阳修诗碑很有价值,但它刻于哪个朝代,现在很难判断。我们不能因为它的背面有元代碑刻,就说诗碑早于元代,这两者没办法互相参照。”王昭渠说。不过,欧阳修在洛期间,曾不止一次到玄都观后面的紫云山游玩,是不争的事实。他当年写给许道人的诗,也不止诗碑上的那三首。

“我家曾收藏有一对柱础,上刻‘文忠遗迹’字样,应该也是表达对欧阳修的纪念。”王昭渠说。这对柱础至今还在,说不定,它也是玄都观往事的一部分。(本系列完)